# 的士司机的艳遇

我今年已是二十叁岁，身体长得粗壮结实，但对于女人我还是门外汉。因为父亲在我读中五时死去，

我就读的学校也停学了。继承着一家叁口的生活担子负在我的肩上。

我终日开着计程忙得团团转，困苦中那有空闲去找女人玩呢？

以前的同学们，目下有的已结婚生男育女，有的还在恋爱中做朋友了，有的也到过妓院研究过来的。

没有生意时，同行们在闲聊时总会提到男女之间的事。他们谈甚么「骑马式」，甚么是「推车式」

啦！然而他们所谈的我都是门外汉，听得心头乱跳。自己始终没有胆量去尝试女人大腿上面那块神秘的

禁地。

有人说，没有常玩，或根本没有玩过的人，一进门看到女人裸体横卧时，下面的东西的「马」就跑

掉，更有的是，跑到港口，「马」就走出了，还有的是，一入港口去，就滑出了。

「如果我那一天跟女人玩时，表现如这样的弱者，那是多么没趣味啊！」我心里暗暗地想着。

「老弟！叫车啦！」我正在昏沉沉地想，突然被同事推了一吧醒了过来。

啊！我面前何时已立了个摩登的少妇？看她二十五六岁左右，胸前两座迷人的乳峰生得高高地，屁

股很结实，那白玉似的大腿更是迷人，想那玉腿上面就是块神秘处，无价宝藏呢！

「快点车我到乐都酒店！」一声娇响，使我精神一振，脸一红，紧张的问道：「太太，不，小姐，

到那里！对！是乐都酒店！」我结结巴巴地说着。

二十分钟後，我吧车子停在酒店门口，她下车後，眉宇间似乎有种羞意，很快地从手袋内拿出几十

元的新钞给我，钱也不问我找，一转身，高跟鞋在麽磨石地板上格格声地走进了旅社。

我茫然地接着钱呆停在那里，目送她的屁股一扭一扭地爬上楼去，直到看不见她为止。我将的士又

驶回火车站旁边，有个同行开玩笑的间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没被那个妖女从下面那个迷

魂洞，把你吃了去了呀！」

「啊！阿荣，看！那妖女给你留了一封情书呢，你的桃花运来了。」有个同行，在我车座上拿起一

封信给我。

「阿荣，要请客了，你的艳福来了。」

「不耍自私，把信念给我们听！」

同行们彼此叫着，使我一时觉得莫名其妙，举手吧信接过一看，确实是一封未投邮的信，我下意识

的将信笺抽出展开一看，不禁皱眉说：「这情吉是男人给她的信，我还是拿去还她算了。」

「不！这你不要管，先念念写的是怎么回事！」同行们群起叫着。

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说：「好！你们听着！」

我吧信念出来了。

亲爱的仙妮妹妹！

自从那次甜蜜的事过後，我朝夕希望你早日来到我身边，我是多么的需要你，还有你那美丽的小穴，

使我消魂！你不是说，顶爱我玩那些令你发狂的花式，我现在又研究了好几种，比以前更消魂，保证你

会更发狂的呼叫。快来吧！我准时在乐都酒店等你！

你的奸穴哥哥庄明

「这个仙妮，一定是个风骚的女人！」我开着车又向乐都酒店而去，一路上我胡思乱想地，到了乐

都酒店已是下午五点多了。

走入旅社，向登记小姐问道：「小姐，可有一位叫仙妮的女客住在这？」

那登记小姐，迅速在登记牌上扫一眼说：「有！她住二楼十五号。」

「谢谢！」我爬上楼，十五号房正靠在角落上，两面当窗，房门没有关上，设备还不错，我走进客

厅，环视一周，连个人影也没有。

客厅裹有两吧单人沙发，一张长沙发，茶桌上有香姻、打火机、糖果、鲜花一应俱全。我走到卧室

门口，刚想进门时，忽有一阵奇异的声音传出。

我好奇心的驱使，从锁洞内望进去，我这一看，哎呀！全身忽然一阵电流传向我所有的血管。

卧室里的床上正有一个消瘦的男人，全身脱得光光，双手正在一个美丽的玉体上磨擦着。左手捏弄

着乳房，右手伸进叁角裤襄面活动，上面的嘴压着玉唇，发狂似的热吻着。一会儿，女的屁股一扭一扭

的，嘴里浪哼着：「啊！好痒，良哥，用点劲吧！」

男的也好似兴奋万分的应付着，下面的阳具也已胀得一抖一抖的，双手捏弄得更有力，忽然他叫道

：「唉呀，怎么小便也不说一声，弄得我满手的！」

女的一把抓住他的大阳具，娇声的说：「好哥哥，那不是小便，是骚麽哟！

唉呀！

请不要停啦！好痒哦！「

「可爱的小荡妇！」男人把双手抽回说：「你等一下吧，春药的效力发作之後，会更有趣哩！」

男人的肉棒一阵抖动，终于把粗硬的大阳具插入那女人的阴道里，一股亮晶晶的阴精，随着阳具的

抽送，从阴户匹周溢出来。

那仙妮再也不能动了，混身像死人般直挺挺的。那瘦男人却如日升天，抽送一阵比一阵厉害。

「我的大肉肠哥哥，停一会儿好不好，人家歇歇啦！人家丢得累死了！停停吧！」

那个叫仙妮的女人颤抖着声音要求着。

「你怎么没勇气，这样就投降了。」那瘦男人调笑地间，插送依然如故。

「哎呀！都是你那要命的害人呀！弄得人家丢得特别多，好像脱阴似的，哎呀！里面好像发乾了，

先停停啦！」

「我看再吃一粒吧！」

「再吃恐怕吃不消了，还是先停一停吧！哎呀！」

那男的不顾她的反对，又摸出一粒送到她嘴里。

「唉！你这不是要我命吗？」

「放心吧，保险你死不了！」

「好吧！我就再吃一粒，但等会可不能再叫人家吃了！」她说话时，药早已吃下去了。说也奇怪，

药一吃下，仙妮的神态马上不同了。她全身如同起死回生，重又活跃起来。她身上瘦男人，这时好像发

狂，插得愈发起劲，有时吧龟头紧顶住花心，转着研磨着，她的屁股被压得更加宽大，呼叫也更加淫荡。

不到叁分钟，仙妮又在扭摆下丢了，她昏死过去。还好，男的也跟着屁股一颤一颤地，他也泄精了。

在卧室外偷视的我，突然打了个寒噤，下面那没见过世面的阳具，雄纠纠地吧裤顶得高高地，快要

把裤子穿破冲出。

我伸手一探，好像有些东西流出，打前面都有些湿了。我脑子里昏沉沉的，满脸发烧的出了客厅。

下了楼，那登记小姐看我脸上红红，神志昏沉沉，吃惊地问道：「你是怎么了？你要找的仙妮小姐不是

在上面吗？」

她这么一阵收魂摄魄般的声音，把我从迷魂里惊醒，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

所措。

「你这人怎么了？你要找的仙妮在不在啊？」

「啊！在，她在卧室里，她好像在卧室睡着了。」我险些把偷看的秘密说出，偷看人家是没道德的。

我毕竟没有说出来。

「啊！是不是很重要，我替你按电铃叫她来。」那登记小姐，好心地说着。

「谢谢，我等会再来好了！」我走出乐都酒店，门口却有一个男士要坐我的车到火车站，我乐得趁

此做一次生意，以便压住狂跳的心。

七点叁十分我又到乐都酒店，登记小姐告诉我说：「仙妮小姐已起来了，一个人在房间里闲着。」

「谢谢！」我不安心的走上楼，走到门口正要举手按门铃，房门忽然打开了。

「先生找那位？」我打量着她那副苗条的身段，身上穿着闪光发亮的旗袍，使人耀眼，我刹一停顿

的说道：「你是仙妮小姐吗？」

「是的，先生有何贵事吗？请到里面坐吧！」

她走出门来一挥手，然後按一下电铃，茶房小姐就送上两杯茶来。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後微笑说：

「先生贵姓？请抽烟！」

「我叫杨士荣，谢谢，我还没学会抽烟。」

她自己点上一支，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好像已视为好朋友。

「杨先生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我好像在甚地方见过你，不知你在那里高就？」

她眼睛看着我，笑着问我一连的问号。

「下等职业罢了，混饭吃而已，今大中午小姐坐过我的士来。」

「啊！是吗，我想起来了，怪不得好面熟。」

我马上把信拿出来说，「仙妮小姐，我是送信回来的。」

她手接过信，脸上微红的说道：「啊！是吗？怪不得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感到不好意思，心里怕她疑心我看过信，我嘴一张说：「仙妮小姐，这房间非常美呀！」

「是吗？里面卧室更好哩！请进来看看！」她说着就站起来，于是拉着我的手匆匆把我拖向内去。

我心感不安的跟她进入卧房。这是写字台，这是沙发床，两个人睡顶宽的，来，我们坐到沙发床上，

恨慢谈吧！「

我被她推到床上坐下，她大胆地将玉体倒在我怀里，芳香的化妆品和香麽味，使我险些昏倒。

片刻後，我才清醒一点，不知所措的说：「仙妮小姐，这间房租金挺贵吧？

打算在这住多久呢？「

「不一定，叁日五日後也许要换换味口，房租并不太贵。」

「仙妮小姐在那里发财？」我嘴里说着，右手已慢慢地移向她的身上。

「我没有事做，我讨厌工作，把人压得紧紧的，这房间是我的朋友给我租下的。」

「是宋良先生吗？」我想起信上宋良这个名字。

「是的，你几时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我从信上知道的。」我说了觉得不安，将放在乳峰上轻轻活动的手也停止动作，因

为我看过她的信，现在已不打自招了。

她笑着，脸色通红的说：「就是他，那一个瘦皮猴，是他倒有一套使我折服的本事，因此我跟我的

丈夫离婚了，其次他很会花钱，可爱的是会调惰，又怜香惜玉，可以陪我，尽情安慰与空虚之心！」

隔了好一阵，她见我毫无动作，张着媚眼，甜丝丝地说道：「杨先生，你不知道接吻？跟女人单独

在一起，不来这个最起码的动作，她会恨你是冷血动物的，女人每一分钟都需要这套情诱，还有更接近

的性爱，啊！用力抱紧我吧！」

我受不住她的诱惑，欲火高烧，不顾一切地将双手用力把她王体抱紧，吻了她的嘴唇。她微闭媚眼，

凑上嘴唇吸住我的嘴唇。我全身立即起了一阵奇妙的电流。

我受不住欲火的焚烧，双手不停地活动，时紧时松，轻而有力。她脸上飞红，连连说道：「杨先生！

：啊！荣哥哥，我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痛快的吻！」

我得到鼓励的双掌发出了无限的勇气，不停用力握着，捏着，左手也从大腿上移伸到叁角裤里，不

停的挑逗。

她浪得吧屁股一扭一摆的叫「哎呀！我痛快死了，痒得很，你插我的小穴吧！」

她不叫还好，这一叫我全停止了动作，反将双手缩回。她的高潮还在高升，忽然全身觉得空虚，紧

张的说：「怎么停住？为甚么不摸了？」

「我怕！」

「你怕谁？快来呀！」她说着又吧我的手拉到乳峰去捏着。

「你的守良假如回来怎么办？」

「不对！他不是我丈夫，你应该怕我，我如不爱，你就没法！」

「那你爱我吗？」我问她。

她媚笑的吧头乱点，身子又扭了扭。我的心激动得双掌又复活动起来。她的身子又在颤抖，嘴里又

在浪叫着。几分钟後，她身上的衣服，叁角裤乳罩，已被我说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我怀中。此时

我的左手中指已插进阴户裹，狠狠的扣着，右手抓着她的乳峰捏了几把，我想她定会痛得叫起来。谁知

她反非常过瘾，浪哼着：「再用劲，哎呀！捏破了也不要紧，太痒了，用力！对！美死了！」

我低头朝她的阴户望去，那嫣红的阴户已被我的手指扣弄得差不多了，两片阴唇之间，淫麽随着手

指的动作不住外流，把床单湿了一大片。

我那硬硬的东西在她屁股上一顶一顶的，使她全身颤抖不停。

「荣哥哥，快脱衣服吧！上来插我的小穴，那里痒得难过。」她看我还没有吧衣服脱去的意思，就

伸出手儿，迫不急待的双手齐动，片刻间就吧我脱得光光的。

一个男人如果看中了女人，要她脱光衣用暴力强奸外，别无他法。一个美丽的女人看中男人，要掠

取他，好似接囊取物，这就是美色人人爱的道理，圣人也说：「食色性也」。

现在任你是铁石之心，遇到仙妮这样美丽淫荡的女人，消魂的纠缠着，六尺汉子也无法飞出她的玉

掌。

「你快上来吧吧！快！我学那脱衣舞女的扭法让你快活一下，那滋味一定很好！」

她迅速的伸手吧我的阳具握住，拉向阴户正面，笑着说道：「哎呀！你的东西这么大，比他的还粗，

快插进里边吧！给我痛快一下呀！」

我一切听她的摆怖，我粗大的阳具，终于与渴望多时的阴户接触了。我的血脉在奔腾，没命的吧阳

具用力直顶，顶了数十下还是没法进入王门关，顶得她大叫「哎呀，你慢点，那有一这样顶法，还是我

来引他进去！」

她用左手握着龟头，用右手拨开阴户，将龟头对准了玉门关，命我慢慢插入，用力向内进攻。我把

精神一紧用力过猛，滋的一下就进了叁分之二吧阴户塞得满满的。

「哎呀！好痛！慢点吧！轻一点，哎呀！你的东西真大呀！」

我全身如火烧，屁股不由自主地一上一下抽送起来，她的淫麽也流出不少，给了我抽插之间顺利无

阻，一下下都尽根。

「我的小情人呀！你这肉棒真大！我从未尝过这么美妙的！插死我了！」她的身子发狂的扭拄，嘴

也没命地浪叫，阴户往上一迎一凑的，淫麽不断地往外直流。

我的抽插阵阵紧密，嘴也与她的唇热吻着。十分钟後她的阴道好似渐渐缩紧，全身颤抖，两脚伸直，

呼吸急促，声音微弱的哼道：「快！顶紧我的花心，美死了，我耍升天了呀！」

她的阴道强烈地收缩着，一阵微妙舒服的感觉，使我的全身打了寒战，屁股向阴户紧紧压迫，我一

抖一抖的动着，灸热的童精，分几次冲击了她的花心，舒服得她呻叫起来，几乎昏死过去。我精神一散，

混身一软地向她身上一压，昏睡了过去。

半小时後，我们才醒过来。

「阿荣，我们就此永远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她咬着我的唇说。

「我没有这样的福份吧！」

「现在还硬着哩！」她好像又兴奋了。

「因为你一时偏爱我的原故！」我还提不起精神，我觉得很累。

「我不是偏爱，你要知道，我们女人所需要的男人，第一是能使人痛快得骨筋舒畅的高明之术。能

拿钱出来花用的是第二，能有些怪名堂刺激的是第叁等，现在守良是二叁等之类的男人，你才是女人最

欢喜的男人呀！」

「谢谢你的称赞，这些我学的太少了。」

「刚才玩我时，你不是懂得很多吗！」

「那不过是天性，自然而然不学而会。」我看时间不早，起床穿衣。

「慢点，你担误了开工，我要拿车费给你。」她从床头抽出几百元大钞说道：「你需要多少钱呢？」

我一想，玩了半天，如果不要她的钱，今晚回去怎么向母亲交代，于是我站起来说道：「好！谢谢

你，给我五十元就好了。」

她把我一拉，坐到身边吻着我说道：「这些都给你，请你收起来，我以後还要乘你的车，我喜欢我

们一坐一骑！」

「我真不好意思，一定为你效劳！」我接了钱就要告别。

「我们还没有吃晚饭，我叫茶房送来些酒菜来，我们一起吃！」她看我要走，握着我的手说道。

五分钟後，我们对坐在客厅，两杯洋酒满桌丰富的菜，吃得十分香甜。

美酒。女人。金钱。在我一生中，今天最富裕了。

我食髓而知味，天天都到乐都酒店找仙妮互相研究性交的技术，现在我终于对性事不再是门外汉了，

我有一套可使女人死去活来的本事。

夜晚十一点正，我正在路边等客。

「的士！」一个年青美丽小姐在车旁停下，这小姐好像有病似的，脸色苍白，她坐上车後，声音微

弱的说道：「快送我到医院！」

二十分钟後，我驶到医院门前停下，回头一看，车上的小姐已昏死过去了。

我的心一惊，忙将她身体抱入急诊室。

医生们匆忙的给她诊脉，打针，才让她躺在病床上休息，一个女护士走向我跟前说道：「你明天再

来拿车钱吧！她还没醒呢！」

我望了望女护士，苦笑的走出去。

第二天中午，我走入综合医院时，昨晚那女护士见我来，忙走了过来，说道：「我带你到她病房，

她已清醒了，她患的精神紧张，一时昏过去，我已告诉她，你的车钱还没付。」

我将手襄的鲜花举起给她看，说道：「谢谢你！护士小姐，我是想看看她，并不是来拿车钱的。」

她听我这么说，脸上现出莫名奇妙的神情。我神秘的跟着她走上二楼十五号病房，那小姐正躺卧在

病床上闭目养神。她忽然闻门声，张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

看见护士小姐後面跟进了个男人，十分诧异。

「美仪小姐，这位先生来看你！」

护士小姐说後向我身上看了看，就退出去把门关上。

「我叫杨士荣，人家都叫我阿荣，昨晚是我送你来留院的。」

「啊！对啦，我记起来了，我还没付你车资呢，真谢谢你抱我进来，杨先生，你先请坐吧！」

「美仪小姐，我不是来拿车钱的！」

「怎么可以，你还有事吗？」

「美仪小姐，你是那里人？你的家人呢？」

「我是香港人，但我没有家，我是……不，我不能告诉你！」她说到後来流出了眼泪来。

我俯下去，转告了我母亲的意思，我说道：「单身小姐出门，病倒真可怜，你在此若没有亲人的话，

不如到我们家去住吧！」我说着送上鲜花。

她脸上现出感激的微笑，眼角挂着泪麽说道：「杨先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别人的尊敬和

爱惜！」

她激动的颤抖出一双玉手来接花，不意竟握在我手背上，她想缩回，但我另只手已握着她的玉手说

道：「朱小姐，对不起，你甚么时候病好出院？」

「医生要我休息半个月，但我身体觉得很好，我想明天或者後天出院！」

我很希望这美丽的小姐住到我家里，我说道：「对！医院开支太大了，小姐肯赏脸的话，我万分欢

迎你去住！」

「不敢当，你府上有甚么人？」

「母亲。妹妹和我，去了是没好的招待。」

「你很忙吧！啊！请坐在床上吧！」她想起我站在地下，双手拉着我坐到床上去。

「是的，有时客人多，有时很闲就看书消遣。」

「啊！那太好了，你读过中学吗？」

「高中差半年毕业，我父亲死後就停学，开车过活。」

「我没读过书！」她羞惭的说。

「朱小姐，你把我当外人了！」

「不！我也要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一个清白女子！」她忽然伏在我怀中，带乞怜的泪眼望着我说道

：「我是人家的养女，凭她们的好心给我念书，初中学毕业後，有一天的深更半夜，养父偷进了我的房

里，强迫奸淫了我，接着供他玩弄两个月後，把我卖给酒家，白大供人抱，供摸，晚上如有客人，也得

干，如没客人，被老板看上了，那更要极尽心力供他玩，前天中午，我偷跑了，他派出好多人来追寻，

我一时心情紧张，就昏倒在你的车上。」

她诉说到这襄，我的眼角掉出同情的泪麽。

「你在流泪？」她呆一下又说道：「我已经欲哭无泪了！」

「我听到心里很难过，我想将来给你报仇！」我握紧双拳说。

「我要打死你的养父，杀死那酒家老板！」

「杨兄！」她激动的抱着我的身体说：「我是在做梦吧！想不到这世上还有关心和尊重我的人！」

我轻轻的抱起她的玉体，抚模着她的发丝，轻柔的答道：「你真是个好女孩子，这是千真万确的，

青天白日那来的梦呀！」

她摇了摇头说道：「这一定是梦！」

她迷茫的说着，吧手指伸到嘴里一咬，痛得她浑身一震，「哎呀！」一声，叫了起来。

「宋小姐，相信了吧！并相信你另有前途的。」

「前途？我那来的前途？我一天不操故业，一天就没饭吃。」

「不要再作酒女了吧，我托人给你找事情做，相信其他工作你也是可以做的！」

我怀抱着暖玉温香，欲火已渐渐升起，一只手已渐渐的移到她的大腿上面去了。

「慢慢学也许是会的，是要麻烦你了！」

「我们是同病相怜，同在这个人欲横流的势力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互相爱护才好呢！」我又含意

神秘的笑着说。

「人生中重要的一环，你想是甚么？」说着，我的手伸进他的叁角裤里去，她将屁股微微一扭，也

无阻止，她的阴户真是丰满。

「结婚，生孩子！」

「不！不！那是小美，我说最美的一环是夫妻间美满的爱情，与两性方面性爱的满足！」我说着，

不久，我双手已摸遍她的全身，并解下内裙、乳罩、叁角裤，用力的捏着她的乳峰，我用嘴对阴户一吻

说道：「好可爱！」

「哼！不要说话！」她也摸着我结实的身子，无限娇羞的低头说道：「你要的话，就快把衣服脱掉

吧！」

我摸摸她的玉手，她也抚摸着我。我们的血在奔腾，顿时，灵与肉交结在一起。她卷着我的舌，热

情如火。我的双手有力地在她身上运动，相互配合，手指向阴户愈插愈深，她也愈感美妙，那是无法用

语言来形容的。

「美仪，我太爱你了，我快乐极了！」

「荣哥：我也很喜欢你！我也很快活，我从未动情过！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我有点难过哩！啊！请用力吸我的乳房吧！「

我的阳具胀硬，我欲火冒出来，想翻上去插她，但！我恐怕她病後的身体曹受不住我粗大阳具的抽

插，怜爱地说：「你的身体还没复原，我们就这样玩玩吧！」

她感激我的爱怜地说道：「不要紧的！你喜欢就上来吧！」

她的玉手握着我的阳具，低头一看，这差不多有八寸长，她有点害怕的握着上下套了套，颤抖着声

音说道：「你的东西真大，你上来要轻些！」

我分开她的大腿，小心的拨开阴毛，拨开阴唇，把阳具对准，慢慢塞进了龟头，不敢用力一下就进

军。谁知她相反地将阴穴挺了挺，那火热的阳具便进入一大半。

美仪的阴道被我的阳具胀得她咬紧着牙根，我热情地吻着她，双手轻而有力地捏弄着她直挺的乳头，

下面的大阳具轻轻的抽送。她抱着我结实的身体，时紧时松的向我迎凑，她的高潮已起，淫麽直流，呼

吸急喘喘的。这样可以结合得更紧，彼此可以达到最满意，最深的爱慰。

五分钟後她的淫麽渐渐多了，她满足的张口喘着气，子宫里的热流不住的往我龟头冲，使我起了微

妙的快感。

我已不像方才那么温柔了，我这时动作越抽越急，回回顶到花心，次次直冲尽头，滋滋响出一阵美

妙旋律。

「啊！荣哥！往内插吧！里面好痒呀！」她轻轻的哼着，屁股也向上挺着，她以前一定从未这么快

乐过，以前她是被逼交易式的任人玩弄，现在她从我身上得到了爱的滋味，溢起和所爱之人交合着的性

高潮了。

这样抽送了一会，突然她的子宫一阵收缩，混身连连颤抖，一股阴精直向外冲，混身像脱阴似的躺

着不动。我接二连叁的猛冲。我感觉更加兴奋，龟头一阵酸麻，顶着她的子宫，没热的阳精一抖，冲向

她的花心。使她舒畅的美若神仙。

我们同时舒服的沉沉睡去，许久，才醒过来。她松了一口气，脉脉含情地望着我，我感觉到一股热

力，高潮又起，我的血又在沸腾了。我们两股激流顿混为一体。能保持这不降的高潮，真是天下最幸福

的人儿。

她仰起头卷着我的嘴舌，我双手抚着她的周身。她己渐渐按撩不住高升的欲火，混身微微地扭动。

「快用力吻我吧！我痛快死了！啊！抱紧些呀！」她的臀部开始颤动了，她将屁股抬起，同我的阳

具紧凑，而且用劲。我藉势挺着阳具狠狠往里插，抽送不到叁五回，已尽根而入，紧接着便急急抽插起

来。

她也扭摆着丰臀，一挺一挺的往上迎。我想起那九浅一深的插法并用上，弄得她大声地浪叫道：「

啊！啊！我舒服死了，都给你弄死了呀！」

我双手在她身每一寸部位抚弄着，使她痛痒难过，高潮继起，顿时又大叫大浪的叫道：「哎呀！哼，

我要死了！你的大肉肠插得我小穴好美，我的灵魂。哎呀！我死了！我升天了呀！」

她狠狠的一口咬住我胸前的肉，她混身的肉在颤抖的收缩，她的血脉在奔流，她的高潮升到极点。

我的血脉在暴涨，脑子一阵昏沉，全身一抖，完了我的事。

能够这样爽快的死的话，那也是最欢乐的，不过这是暂时的死，过二小时後我们又复活了。

我与朱美仪在病室里做爱之後的第二天，我就同母亲去医院吧她接回家去，她也在一家百货店里做

店员，我工作得更勤力了。

一个月後，我们结了婚。婚後我们生活得很快乐，且在性方面配和得更美满。

这断期间里，我没有再到乐都酒店找仙妮，因为我已经有了年青美丽的妻子，但我心里有时仍然会

想念仙妮。

有一天，在叁轮车站对面一家洋行，付给我车资而叫我把一包东西送到一个地址。

到了那里，举手敲了门，马上出来一个装饰得花枝招展的下女。

她开了门，我说道：「我是代人送东西给丽莎女士的。」

「哦！你会到客厅内等着，她在洗浴，我要出去请你顺手扣上门。」她说着就出去了。我将东西一

提，走入吧门关上，在沙发上坐下。

等了片刻，忽然浴室传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我听了一呆，心想，不要是有人在浴室滑倒受伤了吧！

我急忙走向浴室的门，轻轻一推，哎呀，地上正有一个少妇，半倚半坐地靠在墙上，闭紧双眼，双眼分

开，食中两指插进自己的阴户内扣弄着，她脸上红红的，嘴里在哼个不停。

她此时好似已进入了昏迷的状态之中了，连我推开浴室的门，立在她的跟前也全然不觉。啊！她的

阴毛像刷子似的，配着白玉似的皮肤，高挺的乳房，臀部肥大，阴唇红润。看她发狂的弄，一抽一插将

阴核和小阴唇带进带出的。

她的乳头真大，差不多有红枣那么大，两个微红的乳头，便翘翘地在一跳一跳地颤抖着。突然，她

双腿悬空一阵乱动，淫麽随着手指的抽插不断向外流，亮晶晶的流在磨石子地上。我看得全身打了个颤

抖，像火热一核，血脉循环加速，脸上火热热的，像是要脑充血。我忍不住欲火高升，不自主的将衣裤

脱光了，无法控制的抱住了她，凑上嘴去含她的乳尖。

她突然受到攻击，一时怕得欲火减了大半，张开眼睛看见是一个男人赤条条地压在身上，大叫道：

「哎呀！你是谁？」

「丽莎小姐，美达洋行命我送东西来，我看你倒在地上用手指插，我看得很难过，我忍不住了，我

们来一次吧！」

我一面说一面双手齐攻，嘴压在她玉唇上。她软了下来，接着身子扭了扭。

她抵抗的手也软了下来，嘴里说道：「怎么可以，不要嘛！」

我的嘴唇不停地吻，由她的香唇移到嘴角，又移向耳根，阵阵的热气，使她的全身抖了抖。我火热

的手掌按到她的股上，嘴移向她的小腹的时候，她全身抖得更厉害，可能是酸痒攻心，直透骨里。

我的双腿和头同时转向，下部刚好转到她的面前，我粗大的阳具雄伟地耸立在离她叁寸不到的面前

耀武扬威。她抓住阳具吻了一下，又爱又怕，说道：「啊呀，你的东西怎么这样粗大！」

我得意的笑笑，抱着她白嫩的大腿，下巴在她小腹上乱擦，我的胡子像毛刷子，刷得她心里痒痒的。

她把我的龟头猛吸猛吮，我觉得很舒服将阳具在她嘴里抽送几下，塞得她「伊伊哦哦」直叫。

我的手沿着大腿往上，直按摩着，轻轻骚了骚，她禁不住将阳具吐出，吃吃的笑起来。我把她的小

腿一托，两条大腿就自然而然的松开了，她的阴唇张得如笑逐颜开，她的整个阴户挺起凑过来，白嫩的

玉手急不及待地握着阳具塞向阴唇。

于是，我和丽莎的肉战开始了。我用力的顶，她也用力的迎，听到双方的皮肉得「拍拍」的响着，

她的肉洞里因为我的阳具一抽一送发出「滋滋」的声响，再加上我们两人自然的叫声，好像是一首美好

完整的交皆曲。

丽莎咬繁牙关，随着我的冲刺之势，扭摆着屁股迎合。这样过了大约十多分钟，她的扭动也随着我

抽插快速起来，她颤抖声音大声呻叫着，拼命的挺着耻部。

「骚美人，我爱你，你真是美妙，这样动很好，我全身也麻了！」我不觉也叫了起来，的确，这是

人生最好的享受。

我们两就在发狂中同时泄了出来，我一阵浓精泄了过去，泄得她狂叫，好像发了病的，二人均在这

干钧一发富中，都顾不了室外或世界有任何末日之来临，都为这一阵痛快而迷昏了头，二个人都紧紧的

抱着，保持这痛快的每一分钟的时间，使我们肉体的交媾更趋完美。

我与丽莎停止下来，已是汗流全身，痛快，舒服得久久还不肯分开，还不肯说话，还在迷态中欢乐

高舆，肉体对肉体紧贴着，吻了又吻，片刻之後，我们俩就在浴室中睡着了。

当我和丽莎小姐分别时，她约我明天下午四点一起到外国人所组织的天体俱乐部去玩，她说这天体

俱乐部是本地的外国侨民相聚之处，各个国家的人全有，每星期相聚一次，大家脱去伪装的衣服，露出

肉体原始的真面目，无分男女老少，都赤裸裸的聚在一起，随心所欲，无所不至，爱做甚么就做甚么，

没有虚假，没有邪恶，尽情发泄着生活中的苦闷，毫无保留的享尽人生的乐趣，使性生活更灿烂美丽。

男女们尽情地交媾，统统在这俱乐部中得到如同天仙般享受。

丽莎小姐又告诉我不要再开车了，她要介绍我到洋行写字楼去工作，每月有固定的可观收入，真叫

我欣喜若狂。

我回家後将这消息告诉母亲和妻子听，差点使她们高舆得流出泪来，当然我同丽莎小姐的关系和明

天要到俱乐部的事都没说出半点。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满脑海里充满了明天起就不要再开车，要穿西装到洋行机关上班，又想起天

体俱乐部的神秘色彩。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体俱乐部春色无边，我一连和几个女人痛快的性交，丽莎小姐一定要我抱她

到海麽里去玩，又梦见她给我介绍一个混血儿同我在跳板上性交，吹着自然的海风，随着跳板的上下波

动，痛快舒服，混血儿的性交技术此她还更丰富。

我又梦见和五个穿着透明薄纱的女孩子，轮流和我性交，她们自动的脱去身上的纱衣替我按摩，用

香麽替我洗浴。吻我，摸着我的大肉棒，第一个来势猛烈，搂着我，将大肉棒塞进她的小穴内，左动，

右动，经不起我的狂抽猛插，十分钟後，她泄了，我弄得正兴起，不理她的要求更加强的抽送。她要求

我说，她在吃不消，说是处女头一次被我奸入，阴道还小小的，也不懂得如何浪，于是第一个女孩子连

声的求道：「好哥哥，我不行了，我连泄了两叁次，实在吃不消，让二妹来享受你的大肉肠吧！」

当我要插第二个女孩子时，见那四个女孩子，分别在互相舐弄着，那种浪态使我大饱眼福，我跑了

过来，不问叁七二十一，抱着她站着就玩。

「啊呀！你的东西真大呀，我的小穴受不了，啊呀！请你轻些，哦！舒服些了，好哥哥！你的大肉

肠真厉害，奸得小穴好美，肉肠哥哥，我痛快了，哎呀！

我要死了！「

我正干得性起，第二女孩子又泄了在求饶，第叁个女孩子见状，便跑了过来，这女孩子长得更美丽

高了。她又白又嫩，可爱极了，使我看得欲火升得更高。

她先吻了我的阳具，又吻我的嘴说：「你的大肉肠放进我的小穴乐，要轻一点，等我要你用力时再

用力插！」

我依着她的话，两手抱着她肥白的屁股，眼睛看着她美妙的阴户，见阴户粉红一片，像一座小山，

黄金色的阴毛卷曲在一起，看得我如醉如狂，阵阵幽香，看得我欲火高涨。

「好哥哥，吻我的乳房吧！哎哟！全插进去吧！」我听到她这样淫浪的话，快速而用力地向里直接

进去，因为这女孩子比较淫浪，所以淫麽流得很多，要我一用力，滋的一声，接着叁两下，一根大阳物

已整根插入。

我抽送，她迎接，我觉她暖热的阴户紧紧地吸住我的龟头，我连忙快速抽送一百多下，她整个身体

不住的颤抖，满脸舒畅的表情。

我觉得这些女孩子当中，一个比一个淫性更大，想了个侧卧性交妙法，我向她提出意见，她也万分

同意。于是我侧卧，面对着她，右腿插入她左腿之下，微向上曲，使她的阴户张开，移近身体，小腹紧

贴，我将阳物插入穴内，她因身体侧卧，毫无压力，有舒服的感觉。这种奸穴法，都因侧卧插得更深，

龟头吻着花心，嫩肉相触，二人混身发抖，缩紧抱住，嘴唇相接，阴茎与穴口磨擦。数分钟後，她便忍

不住泄了，我也觉得龟头好似放在热麽一畏，她双腿不住的抖着，快乐的发出了淫声浪语。

我听了她的淫叫，更加得意洋洋，粗长的大阳具更坚硬如铁，仍然在频频抽送。

第四个女孩子见状，飞快的跑了过来，大约是等得不耐，拉着我就要干。

「你这肉棒真粗大，我恐怕吃不消呢！」

「哦！，我的好妹妹，要快乐就别怕呀！你那个小肉洞不用怕我的大阳物，绝对吃得下整根的，我

慢慢来吧！」

我双手齐动，爱抚她的肉体，并将龟头在她湿湿的穴口四周磐转，火热的龟头热得她大叫：「好哥

呵，快插进来吧，小穴发痒啦！」

我见她如此的浪，提起阳具猛一下往里就插，她也挺着屁股迎了上来。原来这女孩子淫麽流得很多。

这时，我的阳具已藉着润的淫麽直流而下，顶得她花心大开。

她张开眼睛，微微向我媚笑，圆屁股在下面动了起来，我见她如此之浪，亦便顺着她的摇动抽插起

来。

其他四女见我如此细心体贴，乐得眉开眼笑，口角生春。

这时我下面的女孩子屁股不停地在转动扭摆着。我见她如此之浪，浪语必之前叁个女孩子还要浪，

于是我大发淫兴，猛烈的抽插起来，十分钟後一股热流顺着龟头而下。

「好哥哥，妹妹美死了！哎呀！亲爱的！哥哥大肉肠顶到花心了，哎呀我完了！」

她的头发散乱不堪，头向二边摆个不停的，声音由强而弱，终于听到哼哼的份儿了。

说也奇怪，我的阳物依然坚硬如故，就是泄不出来，这些女孩子们，没有一个能抵得住我的抽插。

第五个女孩子见如此惰形，不急也不忙的问道：「现在剩下我一个了，你要不要好好跟我玩玩，你

可以尽量拿出本领来，我可非要你投降不可！」

我一听到这句话，心中倒觉有兴趣，好一个小天使呀，我非要插得你求饶不可。

我把她往怀里紧抱，牵着她的手，摸着她周身，她两眼瞪着我的阳具，用小嘴舐着，吸着，我觉一

阵快感，不由猛力向里一插，见她眼一翻，嘴一缩，将阳具咬了一口，痛得我大叫起来了。

这一叫，我醒了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也，当我张开眼一看，见我妻子美仪正闭眼睛，横压在我身

上，屁股颤动着在玩倒插花心。

我看妻子如此浪态，心中一乐，欲火大发，何况妻子长得也楚楚动人，同时我脑子里又回忆着刚才

梦里和五个美丽的女孩子作乐之事，我正感难受，就叫她快点套插，并伸出手抚摸她滑美可爱的身子。

美仪见我醒後没有羞她反叫她快套。喜得她心花大放，肥大的屁股摇个不停，次次到底，双乳上下

起落，好似跳舞一般，真是好看极了。

我们两就于倒插花心之式玩了二十分钟，爽快而消魂的泄了精。

时钟的答响个不停。等我起床用午饭时，壁上的钟已指着十二点了。我惊喜的匆匆吃完饭，我妻美

仪用那娇柔的媚眼望着我，不时用手摸我的头发，对我百般慰藉。

我抬起头来，她总是轻轻的吻着我的额头，同时把我的头放在她的双乳之间，磨擦着。我吃吃的笑

着，她也温柔的笑着。

吃过午饭，美仪要我休息一下再出去。我的确需要休息，因为时间不早，我要养神应付二点钟到天

体俱乐部去会见丽莎小姐，见识见识那无边春色。

据丽莎小姐告诉我，她今天要介绍一位叫梅露的小姐给我，她是韩国人，她父亲是大富豪，丽莎小

姐又说，梅露小姐是个美丽大方的甜姐儿，尤以性交的功夫独出一门，而且这次出国游历了数个国家，

那功夫更深厚了，不是一个普通女子所能比得上的。

于是我非提出全付精神来领教她那套独特功夫不可。

我的功夫在男子当中，也算得上是艺高技巧的，我不知是不是丽莎在帮她吹牛，我也确实云要梅露

小姐来领教一下我的阳物，男人中的男人真功夫。

我想丽莎小姐和梅露小姐，既然是老相交，那丽莎小姐定会告诉她，我那套男人少有的独家功夫，

随你的甚么样的女人，要我坚硬如铁的大肉肠一抽一送，非要她大叫大泄不可。我想到这儿，我得意的

笑了。

二时正，我穿上好久没有穿过的西装，到达了市区的天体俱乐部会客室，丽莎小姐看我准时到来，

高兴万分，迫不及待的送上香吻。

我也抱着怕者不来，来者不怕的心理，双手用力的抱着她的细腰，热热的吻着送上我的舌头。

我们亲热的吻了一阵见面礼後，丽莎放开我的怀抱，拉着我的手走到一个坐在安乐椅小姐面前说：

「阿杨！这就是我昨天对你说了梅露小姐！」

果然，不是丽莎小姐吹牛，梅露小姐确是美丽大方，小小的嘴，丰满的乳房，肥圆的屁股，纤纤的

细腰，真是同世界小姐般楚楚动人，梅露小姐确是个不凡者。

乌溜溜长长的头发，麽汪汪黑白分明的眼睛，艳红的嘴唇，尖挺的乳峰，混身都带有挑逗性感。

白白嫩嫩的皮肤，使我看得呆住了。我恨不得一口吃下她，我的阳具此时已挺起来了。

「别看呆了，阿杨！这是梅露妹妹，这是杨先生。」她见我这种色迷迷的，赶快打破局面，连忙介

绍说。

「呀！梅露小姐，久仰！」

「杨先生，不要客气，昨晚丽莎小姐我说你需要工作，我今早到我们分行找了负责人，叫他给你一

个工作，我要他安排一个外务主任给你，我想这个工作比较舒服吧！」

她把我从头到脚看一下，微微笑着说。

「谢谢梅露小姐的提拔。」我伸出手和她握着。她们二个忽然笑了起来。

「你们笑甚么？」我莫名其妙的问。

「你看看下面！」梅露小姐和丽莎同时用手指着我不知何时硬突起来的大阳具说。

啊！我笑了，我们叁人都笑了。接着我们叁人向里面走去，我走在二女之间，她二人又紧靠着我，

我便自动的送上香唇和她吻了吻，又和丽莎吻个不停。

我的双手开始不老实起来，右手摸梅露的阴户，左手摸丽莎的乳房，双手同时在动作。我的大阳具，

她们二人也分别握着，一个握龟头，一个握下根。我太快乐了。

梅露告诉我天体俱乐部的一切活动。她说道：「在这俱乐部中，你没有见到的，没有听说过的，新

奇的，刺激的，多得很，我敢担保你一定会觉得惊奇！」

我紧跟着她俩走了五六分钟行过一片竹林，到达大体俱乐部重地了，一个黑人赤着身和一个瑞士小

姐含笑迎两来。梅露小姐替我介绍，「这位是大体会的创设人，杰克先生。」这位是莲娜小姐，是宣传

秘书。「

我分别和她们握握手。梅露小姐说：「杨先生，你到这儿来就要客气了，请你爱怎么样子玩，就怎

么样的玩，随心所欲！」

于是她们领着我走进一个布幕内，她取出一张表格，我也就不客气的接了下来，抽出笔，将上面的

问题一一写好。

接着又来了几个资格老的会员，她们要我在美丽天使像前宣誓。这誓词之内意思是要我尽忠于俱乐

部，决不把这儿一切告诉外人，也不把这儿男女关系泄露出去。

我宣誓过後，大家便毫不客气搂着吻起来。大家又自动的脱衣服，梅露一边脱着衣服，毫不客气的

说：「杨！脱衣服吧！这儿没客气的，唯有脱去衣服才显得真。」

梅露小姐手脚利落，一下子就把衣裤脱光。哇！一丝不挂，这美丽的韩国女人真迷人，尤其是她的

下部，更是细白红嫩，多令人响往呀！

我初次来此，脱去衣服比较慢，当我脱光衣服，赤裸的站在那儿，忽然听到有人大叫道：「哎呀，

这个大东西，真好，美死我了！」

见梅露和宣传秘书莲娜，同时都不客气地跑了过来，紧紧的拥抱我，吻我，原来两人见我这一阳具，

都被惊呆了，拼命的紧抱着我，吻我，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被二个女人同时进攻，又是不同国籍的女人，

一个吻上一个吻下，乐得我哈哈而笑。

我回头一看，丽莎也被二个男士拥抱着，也是一个吻上一个吻下。我再偷眼一看，另一对男女，上

面在吻着，下面在套着，二人淫声四起，全无顾忌。他们正站着玩，女的大屁股摇摆不停，男的屁股更

是轻重不已，二人正是棋逢敌手大干起来。

我这儿被二女舐得「哼哼」，觉全身舒服，而这位宣传，舐的工夫又真到家，舐得我龟头的马眼痒

麻麻的。

我的嘴，被梅露吻得更是欲火奔放起来，她的舌头，伸进我的嘴里，我好像吃了甜甜的糖。

丽莎和两个男人同时享受着，她的小嘴被黑人的大肉棒塞住，可是由鼻子里传出的喘气声，就知道

她己是乐得有高兴的地步了，下面的阴户，被一个日本人奇形而湾曲的阳具塞进阴户内，抽送着，见她

屁股直摇，男人粗硬的大阳具抽插的速度更快。

啊！这付春色无边的画面，这真是毫无顾忌任所欲为。

一阵狂乱过去，大家都静止下来。我的阳精泄了梅露一嘴，梅露的淫麽我不知吃了多少。日本人的

阳精泄进了丽莎的小穴内，弄得她的阴道口全是白色的液体，脸上红红的，可见她快乐已极。

大家相对一笑，表示人生真正的享受，他们牵着手，带着我向海边走，她们说是要介绍我看看别的

男女作甚么，在玩什么。这是让新加入的人见识一下俱乐部的本色，我们一行人走到一个粉红色的遮阳

伞，那儿的男女有六人之多，完全赤裸裸的在一起干。

梅露使向我笑笑，介绍地说：「他们在叠罗汉！」

我好奇的看一看美丽的梅露，回头望见这六个男女，她们并不理会旁人在观看，在自己忙欲追求自

己的欢畅。每个人都显得那么的快乐，一点儿也没有忧愁，没有任何顾虑，知道如何享尽人生艳福。

这六个男女叠罗汉的玩法，是一个女人睡在地上，一个男人被阳具放进她的嘴里，另一个女人嘴含

着阳具，而她的阴户却被另一个上舔着。一个男人的大阳具，则含在一个伏在磨擦，另一个女人的阴户

就在这个男人的手里，他替她在扣，她却用嘴吻另一个男人的阳具。如此这般的玩着，玩得浪声四起。

她们又领我走到蓝色的阳伞边去。梅露告诉我说：「这个伞为甚么用蓝色呢？

用蓝色伞，代表麽，刚才粉红色的伞是表示人多而享受的最高的刺激，因为他们出了精，泄了淫麽

时，脸色都是粉红色的。

我听了，突然醒悟过来，说道：「这蓝色的伞，他们是在麽中玩了。」

梅露对我的想像力赞美不已。我们走到蓝色伞旁，果然见到好几对男女在麽中玩。

这一对对男女，在麽中嘻戏着，有的在已经在交媾。海麽被几个插穴的屁股扭动，弄成了一团一团

的回圈。他们在麽波之中，狂舞着，抽插着，女的发狂似的将小穴挺送向男人，让阳距猛烈的顶得更深。

我看了片刻，又被带到金色伞之下。我们看见许多男女，都在玩推车的花式，女的被男的捉住脚踝

抽插，浪声震天，她们叫着，笑着，一这都是乐到极点。

不过一这儿的设备有点不同，有特制的木床，床上铺着金黄色的被褥，床沿凹了进去，正好容一个

男人站在床前。见男女们正以人生最大的享受，拼命的在套插。这是神圣人生原始能力所能争取的无上

享受。男的站着，提着女人双腿，有的男人将女人双腿放在肩上，不过大家随自己的方便而定。

我被她们领着观看了所有会员们，在恃别设备里玩着不同的姿势，享受人生至高的快感。本来人生

在世，如果终日生活在虚假的日子里，是多么的没意思。

天体俱乐部的组织，就是叫那些虚假的人们，脱去了自己的衣服，赤裸裸的生活在一起，随心所欲，

无所不忌，神话般的生活在一起，爱做甚么就做，没有虚假，尽情发泄生活中的苦闷，毫无保留的享受

人生。

这就是我如何加入这一组织，参观了组织襄男女享尽人生的最高乐趣。我参观了所有的一切，已是

六点多钟，这是因为秘密组织没有装设电灯，男女会员们有又穿起为装的衣服，走回虚假的世界，去享

受虚假的乐趣了。

在一个夜总会襄，我与梅露小姐，尽情的跳着叁贴舞，所谓叁贴舞，就是贴脸，贴胸，以及下面性

器贴在一起。我和梅露小姐，每舞都是如此，有时，跟着热情的昔乐跳得欲人高升，我们讨厌身上穿着

虚假的衣服，我们同时觉得人生的生活，邪恶就产生在这衣服上，所以，我和梅露小姐跳热情的叁贴舞

时说：「梅露小姐，我们下面的东西可对准了你的下面的穴洞吗？」

「对准了，正好对准了我的洞中。」她热情地说道。

「你觉得这样贴着跳好不好？」我又问她。

「我讨厌这衣服，使我们不能尽情享受，我的确需要你的大肉棒，真正的插进我的肉洞之中，那才

是真正享受，才够刺激。」梅露小姐如此真诚的说着。

我一听她这一真诚的话襄又含有挑逗性的，我心想，今晚可真的遇到真正的敌手。

「是呀！穿着衣服跳实在不够刺激！」我附和着说：「可是这里又不能脱光衣服跳叁贴舞！」

「这样吧，我们到楼上房间去，到房间去跳一个痛快的叁贴或四贴舞，可以真正全贴的舞吧！」

「对啊！我们快去吧，让我们脱光了衣服，随心所欲的好好跳个痛快吧！」

她听到我的提议万分高兴回答。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吧，我也有点等不及了。」我的欲火被他逗得高升万丈，来不及的说。

「不！我们要等。你能不能经得起一小时以上呢？因为，我们都是在找刺激呀！一小时以下，那才

不够味呢，越长越够刺激，你必须经得起，别弄得我淫麽横流，而毫无痛快刺激价值。」

她很诚恳，而脸上也流露出渴望之色。

「哈哈哈！」我得意的笑说：「你能来几次才够刺激呢？」

「五次。」

「我最少给你插二个小时，够不够？」

「啊！我的甜心，你真能玩二小时，那真够消魂！」她似乎有点不相信我长时间的功夫，而又高兴

的说。

「我们要玩通宵，还是玩一次？」

「随你意思好了。」

「不！你说呀，我是不怕长的时间肉战的，美丽的梅露小姐。」我勇气万倍的说。

「好！既然找刺激，我接受你的挑逗，那么就玩通宵吧！」

「那我们来对今夜的肉战，谁输谁胜，打个赌如何呢？」我存着必胜的心说着。

「啊！这真是好生意，这样吧，如果你能一夜干匹次，而且一次在一小时以上的话，那么我就请你

去巴致游乐，一切的费用由我请客，如果你每次均在一小时以下，那么你用舌给我舐桃源洞，而且还要

用嘴给我舐身，如何，很公平的吧！」

她笑得真美而艳丽，我看了她这娇态，恨不得马上就大干。

「好！我们一言为定！」

「是！一言为定！」我起身替她穿起外衣，搂着她上了楼，仆欧告诉到我们七号最华丽的房间去住

宿，我们像吃醉了酒似的迷迷糊糊的跟着仆欧走。

「快来吻我，我需要你火热的吻，快！吻我！」梅露这个淫妇，一进房就等不及的说着。我急步到

床边，压在她的身上，吻着她，四片嘴唇，紧紧的吻在一起，她伸手解开我的裤带，直向我阳具摸去，

柔软的，紧紧的抓住我的阳具，我被挑逗得忍耐不住，我的手在她乳峰上摸着，另一手伸入叁角裤里，

一层阴阴松松的阴毛，下面两片阴唇，越摸越可爱，韩国女人的阴户我今日才摸到，她已经淫麽直流，

湿了她的叁角裤，也湿了我的手。

「呀！你的手好会摸，摸得我痛快极了！」她扭着玉体奔放的说。我听了她这样淫荡的话，我的手

模得更紧，索性把手指插进去，她的桃源洞经我这一插，她的全身颤抖了，嘴唇更加用力吻着我，我一

时性起，赶紧站起来，脱去衣服，正要想替她脱，谁知她早脱得精赤了。

女人到了欲火焚烧的时候，她往往比男人更急。当我看到她赤裸裸的下体，不禁赞叹了起来，她的

香唇吐着香气，乳房那么丰满挺着，皮肤雪白如玉，阴户丰满地隆起，肥白的阴唇挤在一起，显得十分

紧小。

我的大阳具不禁胀大了起来，比平时更粗大。

「呆子，你站在那里做甚么？还不快上来，我见到你的大肉棒就已经想死了，快上来插我吧！让我

们玩个痛快，玩个通宵，来吧！」梅露小姐双手张开，嘴唇半开、淫荡已极。我也实在等不及了，我热

血奔腾，直压在她的身上，她双手紧紧的抱着我，好似怕我会跑掉似的。

我毫不客气的握着大阳具向她湿润的阴道口就插。

「啊！」我听到她这时内心所发出的快乐的哼叫，知道她的性欲更起了，我略一用力，一个大阳具

全部插入。

「啊！你尽管用力吧！好舒服呀！」梅露一连的浪叫声，使我更加性起，我更用力的顶送，见她叫

得更大胆，更淫浪。我俩翻来覆去，她猛扭着屁股，我猛烈的抽插，连连动个不停，我拿出我的本领，

使她香汗直流。

忽然，她双手紧紧抱着我，白玉似的银牙咬得格格响，不一会儿，我觉阴户内热流直冲，她加紧扭

动，也更浪了。我的大阳具仍然坚硬如故，丝毫没有一点要泄出来的感觉，这时，我缓缓而动，进进出

出随心所欲的抽动着。

她那乳房因为受了刚才那一阵剧烈的冲动後呈现缸色，非常美丽动人，像成熟的果实，美味可口，

我吻过她的嘴唇，又吻着她的乳房，我吸吮着一个，用手抚捏另一个。

我一面摸，吸，一面还是不停的抽动着阳具，保持着经验丰富的姿态，因为，我越玩越久，也使我

达到从未有的高潮。

这样不停的摸、吸、插，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梅露小姐已泄了四次之多，而且每次淫麽极多，

可是她并没求饶之感。

又是一阵抚摸，一阵吸吻，以及缓缓的抽插，四次高潮後的梅露小姐，又从醉迷中醒了过来，梅露

小姐泄了，在发狂摇摆着屁股而且大叫浪哼中泄了，如此淫荡而迷人的躺在床上不动。那醉人的浪态，

真是迷人。

梅露小姐脸红红的，她半闭着媚眼，看我如此坚壮，惊喜万分的说：「啊！

动吧，插吧！让我再增加第五次快感舒服，我告诉你，我旅行各国，甚么样的男人我都有经验过，

从来没有像这般舒服过，在我第五次痛快时我要求你要我一起出，同时达到高潮，让我得到滋润，你已

经绝对的胜利，明大起我一定履行我的赌输。「

「好吧！美丽的小姐，浪穴，要你认输，我就答应你，现在你快动吧，我一定使你更舒服。更痛快」

我决心而坚定的说。

这时我的大阳物浸在梅露小姐的穴内，它更加粗壮，更加坚硬，我拔了出来，看了一下。心想：小

少爷，你要争气，要刚才一样的坚壮，最後一次可不要被人家笑话！「

「把可爱的阳物给我吻一下吧，我要慰问它刚才的勇气！」梅露小姐笑说。

我将大阳物朝着梅露小姐嘴里送去，梅露小姐一张口将大阳物含在嘴内叁分之一，一面用手摸着未

进入部份，一面嘴中的舌头那吮着龟头马眼，使我感到非常舒服。

于是，第五回合战事又开始了。我以刚才的威风，再度将我大阳具插入韩国甜姐儿的去。我大阳物

刚入桃源洞，觉得穴襄热流焚烧，热得我舒服已极。

「别动！」梅露突然阻止我正开始的攻势。

「为甚么？」我楞了一下。

「我们一起动，看谁先泄！」她提议的这样说。

「好！」我答应她。我拼命的用力顶，她也发狂的用力顶，听得双方的肉肉时发出的「拍拍」声，

和穴内被阳物猛烈抽送得「滋滋」声，大床也在「支支」

地伴奏，再加上我们自然的呻叫，成了一曲美好的交响乐。

梅露小姐咬紧牙关，随着我的冲刺的雄姿，迎凑着。这样插了约二十分钟，梅露小姐的摇动也跟着

我的抽送快了起来，她拼命的浪叫着，拼命的将屁股挺着。

我的屁股用力的往下压，梅露玉臀摇摆，上迎下挺，她的淫精如黄河缺口，不断向外猛泻，从屁股

沟一直流到床上。

她淫荡的声音，越来越响，突然，她的动作更剧烈，更发狂起来，我的动作也随之加紧，浅浅深深，

翻来覆去，欲仙欲死。

猛然，我的阳具以及阴毛，觉得有一股热流，使我全身一阵舒服。原来梅露她双手紧抱着我，玉体

一阵颤抖，牙根一咬淫精如火山暴发一般，从子宫泄了出来。于是，我将身子用力不停的冲击。但是身

下的梅露小姐，娇弱无力的哼着，她吻着我的脸，我抬起头来，一见之下，现在的她，已不像先前的她，

蓬头散发，是大屁股仍然不停的左右摇摆。过了一会，我的动作加紧起来。

梅露问道：「是不是快要出来，你可要告诉我呀！」

「是的！」我忽然觉得屁股上一阵麻醉，全身舒服无此，我拼命的狂抽急送，龟头次次都抽到她的

花心，一阵热流的浓精，直泄梅露小姐的子宫内。

这一阵浓精泄得梅露小姐狂叫，她好像发狂似的一阵急摇，我的剧烈猛抽，使她更加舒服无比。我

们均在这干钧一发之中，紧紧的抱着对方，把持着这痛快的每一分一秒时间，享受着人生最完美，最痛

快，最舒服的至高无上享受。

第二天下午五点钟，我在办公室准备下班时，我桌上的电话机忽然响了起来，我忙拿起，听到一把

女人声音。

那是梅露的声音，她告诉我说，她已命人代我申请出国，要我跟她到欧美去旅行！

【全文完】